

## 愿望

父亲平静地和我谈起他有两个愿望。那是傍晚，我们刚在门口吃过饭，母亲正把碗筷收进厨房。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进，一会儿出，她不时地注视着我们。我和父亲的谈话因此不断继续。

父亲说，他想好好去武汉玩一次。大伯的子女都在武汉，我的堂兄和堂姐，他们做着小本生意。父亲以前和他们来往并不多，或几乎没什么来往。现在却时常提起他们，他说，那是他哥哥的孩子。大伯死去十几年了，父亲这些日子经常想到他哥哥。

去武汉玩哪些景点呢？我们一一合计。有些地方父亲去过，也有一些只是听说，却从没有去过。我说你去武汉我给你钱你带着。父亲说你别管，钱你妈给。母亲这时刚好从厨房出来，说钱不要你操心，我给。母亲一向心疼我，总说我没钱。以前说我女儿上学要花钱，现在又说我没车。我告诉母亲我用不着车，其实买车花不了几个钱。母亲不信似的笑笑，无论怎么说，儿子没车总还是不体面。所以，母亲尽量不要我的钱。我跟父亲说，在武汉要是堂哥堂姐不方便，就别麻烦他们，住旅社去。父亲说知道，我也就玩这么一次嘛，多花些钱怕啥？我说那是，我还是给点钱？父亲偷偷笑着，好，给点就给点。我说，现在给？父亲摇着头，说现在给，又要交给你妈。我说，那你去武汉之前打我电话。父亲答应了。

这是父子间的秘密约定。母亲又出来了，她看着两个男人故意遮掩着的笑容，便狐疑地问父亲，你们说什么了？笑得这么奇怪？我说没什么。父亲望着另一个方向，说蜜蜂来得更多了。

母亲的厨房外面，有一只被扔掉的破书柜。书柜里不知何时结着一只大蜂窝，蜜蜂飞来，缠结在一起时，差不多有筛子那么大。母亲说蜜蜂飞来是吉兆。所以每当父亲语塞，他都会说到蜜蜂。

父亲的第二个愿望是回老家。老家的家已不在，家人也都在外面。但父亲还是执意要回去。他打算就住在镇上，旅社一晚上10块钱。我说有好点的旅社吗？他说，好点的20，也可能要30。我说那你住30的吧。父亲说好，他满足地笑着，好像生活突然间变得很奢侈。住的问题解决了，他准备就在街上的饭馆里吃，吃点家乡菜，他说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我说对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然后是玩，镇上有很多小茶馆，年纪大的乡下人多半都在茶馆里打牌。父亲在老家时

就热衷于玩一种古老的纸牌，赌注很小。出来了，住在城里还老想着。这次回去，他说要玩个够，还要赌注玩大些。

母亲说，玩多大？给你1000够不够？父亲说，就1000。

那天傍晚，我们三个人，父亲母亲和我，我们在一起谈论这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只是引子。父亲真正要谈的是死亡。他说，老家里和他年纪相仿的人，很多都死了，剩下的已没几个。实际上父亲才刚刚70，可是谈论生死，他却能那样淡定。父亲衰老的面容非常柔和。他说他很知足，他比他的好多同伴和乡邻都要活得更为长久。跟他们比，他也享了更多的福。

我想，父亲如此认真地谈论他的愿望，一定是在怀疑他可能去日无多。今年以来，父亲的健康在走下坡路。很多以前他喜爱的食物，比如猪肝、新鲜猪肚、草鱼片，现在都已食之无味。有一次吃过饭后，父亲悲伤地对我说道，猪肝嚼在口里有一股木头味道。我想象着父亲年轻时怎么也吃不够的一道菜肴，居然变得像木头一样，所以他注视这道菜的目光忧心忡忡。

但父亲总体上还是安详，没有任何哀怨。对于某一个话题，我们都在小心地回避，不去挑明。父亲始终微笑着，慢慢地讲述着。他讲述同村里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，我听他们的故事，和他们比起来，父亲没有理由诅咒命运。

## 烟草记忆

父亲烟瘾大，这一生都与烟草纠结着。我说得已经够多了，不说也罢。

其实，关于烟草，我还有更多的记忆补充。记忆是很怪的东西，它有点像是一棵树埋在地底下的根系，经常分岔，盘根错节。细微处，它颤动着的末端，像极了身体里的神经末梢。

敏锐，疼痛，或温暖。

这里必须说到祖母，如今再也见不着祖母那样的女子了。祖母无疑是个端庄的女人。她生在旧时代，缠过足，有着粽子般的三寸金莲。

祖母在她年幼时一定为缠足尝够了苦头，但她毕竟缠足了。这在她未必不是终身的成就和骄傲：一个女子能把脚缠成那样是秀美的，值得尊重和被仰慕。就像现在的女人，不是

是“中产阶层”了。父亲与母亲从安家起，就一直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。母亲常说，他们是借债把我们兄弟五人养大的。其实这些如同泰山压顶般的债务，加起来也就是三四百元之数，但在当年月工资仅三四十元的时代，对于一个上有老、下有小，靠“死工资”谋生的家庭来说，不啻是天文数字。这个沉重的包袱，一直到后来四弟去西藏当兵、提干后寄钱回来，才彻底轻松。现在父母亲的退休金加在一起已超过3000元，这对老人而言自然是一笔巨款了。父亲常说他是“运气好”，因为只有长寿才能不断增加退休金，他说他和母亲是“活着就挣钱”，而人家打工的是“挣钱才活着”。

父亲养身术的一大秘诀是长年坚持身体锻炼，每天必做一套自编的健身操，内容有：单腿站立，分别做“金鸡独立”各1500下；靠在门框前，撞后背、后腰各40下；弯腰仰头敲后背400下。这套健身操他已坚持了一二十年。父亲年轻时患过肺结核等病，进入老年却“返老还童”，他常说不知道头痛是什么感觉。正月初五这天，我们一起去合川“钓鱼城”古迹游览，父亲爬坡走路比我们几弟兄还快。我曾试着做“金鸡独立”，做到数百下就坚持不了。

父亲最爱说：“我是饿了就吃，瞌睡来了就睡。”父亲外出随身带的书包里必定装有糕点、糖果，走路饿了就吃。每天必午休，晚上超过九点半必寝。因而春节团聚，我们常常与母亲聊天到深夜，而父亲最多坐到10点就哈欠连连，回房间去了。

父亲爱上游购物，他的标准是“不买贵的，只买贱的”，但买回来的东西常常被母亲批评。四弟一再叫父亲出去不要买东西回来，但父亲总是左耳进右耳出。一来，他为自己在家无所事事吃闲饭心有不安，总想要帮家里出点力；其二，也是习惯使然，上街见到便宜货就手心痒痒，能省就省。殊不知，有时实在是好心帮倒忙。如某日父亲买回来三块豆腐，摊主的卖法是买两块一元钱，买三块一元二角。父亲就心动了，买三块不就要节约三角钱吗？于是就买了三块。但家里平时人少，吃不完这么多，结果浪费了一块豆腐。母亲给父亲算账，现在吃掉的两块豆腐每块要七角五分“高价”，父亲不服气，嘟囔道：那一块豆腐吃了不就节省了三角钱吗！

父亲好动，每天必定要出去走走。老年人享受免票，乘公交、坐地铁、逛公园一概不用花钱。父亲通常是上午9点多钟出去，午饭前回来。有时在外面看热闹过了午餐，就去小餐馆吃一碗担担面。但他最爱吃的是“豆花饭”，饭与菜全有了，还不到5元钱。《重庆晚报》每年九月初九举行重阳敬老活动，报社登广告邀请75岁以上老人重阳这天去市郊游览，还管午餐，按报名先后，额满为止。父亲已去过多次，有一次晚报记者采访了他，把他的照片登在报上。父亲兴奋异常，如同珍宝一样将剪报展示给我们看。听父亲说，晚报第一次搞重阳节活动时，他生怕报上不名，破天荒坐出租车赶去，这也是父亲惟一一次独自享受出租车。

父亲与母亲一辈子在纺织行业做工谋生，早先在老振和染织厂，以后是重庆布厂，他们亲历了布厂筹建、发展、鼎盛、改革、兼并、破产、关门的全过程。二老大半辈子都献给了布厂，因而对工厂的热爱非常人所能想象。两厂的老同事退休后每月轮流做东聚会，因而父母亲每月有两次能与老同事相聚的机会，重温老厂的记忆与旧情，是老同事们永恒的话题。但每年春节我总会听父母亲说，聚会的老同事中谁又走了，人越来越少。以前30人聚会，要过两年才轮到做东，现在十多人聚会，刚过了一年就又要做东了。

父亲的小书房里，四处张挂着与母亲去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浙江老家旅游时的照片，孙子孙媳妇、孙女孙女婿的结婚照……墙上还挂着不知从哪个寺庙得来的劝善诗帖《不生气》。父亲虽然连小学都没毕业，但他每天必记日记。如去参观游览，则先用笔记录在小纸片上，回来后再仔细整理。所记之细，连爬过多少级石梯也都一一画清记录。

父亲凡事想得开，不自添烦恼。虽然当年退休工资很低，仅百余元，但总自言“比上不足，比下大大有余”。因而当近年退休金增加到1000多元时，就自称自己已

也有今天的时尚吗？所以，哪怕是在记忆里，我也不愿意（就像风化的墙壁一样）剥蚀祖母潜藏着的幸福感。当祖母忍着身体的痛楚和屈辱，她的内心肯定怀着感恩和幸福，这一点我从不怀疑。

但是祖母脚上的幸福从没变成现实。她缠出了一双精美绝伦的小脚，一迈步却走进了新社会。在另一个时代里，那双脚不再是美，而是丑陋，是某种邪恶的缩影和见证。

祖母不是邪恶，但她的身体却承载着邪恶的烙印。她的脚，异常刺眼地昭示着时代的伤疤，就像是这个社会肢体上腐烂的“补丁”。

这些混乱的印象充斥在我童年的脑海里。祖母古怪，甚至“不洁”，她似乎更像是“地富反坏右”。小时候，我害怕他们，却也总在有意无意间靠近和窥视他们。

我在观察祖母，让人沮丧的是，祖母比所有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女人都要体面、尊贵。我在很久之后回忆祖母，总能想到优雅。祖母是个美丽而优雅的女人，她在气质上和村子里的女人格格不入。

老家在花山镇，祖父曾开过一片庞大的屠宰铺，据说花山镇大部分的猪肉供应都来自我家肉铺。祖父那样辉煌的光阴我只过了4年。4岁时我们全家移民到陈家棚子，那是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村子。

这方面的事情我以后再写。简单点说，政府在花山建了飞沙河水库，整个花山镇不得不葬身水底，镇上所有的人因此全部移居。

还是说祖母。我4岁时离开花山，开始萌生记忆。祖母和身边的女人完全不一样。不仅因为祖母是小脚，更因为她还吸烟。

问题就在这里！祖父曾是一个“杀猪如麻”的屠夫，但祖父不吸烟。祖父的模样斯文得有点像书生，这当然比较可笑。更可笑的是祖父还有一条手臂总僵直着，我不明白这样残疾的手臂如何杀猪。这些可能都无关紧要，但祖父真的不吸烟，他从来不吸。

吸烟的是祖母。祖母脚小，轻易不上街。祖父过些时上一次街，每次从街上回来，祖父都会带回一盒或几盒香烟。

那多半是些“经济”牌或“红花”牌香烟，价格为7分钱或9分，短短的，没有过滤嘴。

## 龙年父亲

□王泉根

父亲已八十多岁，今年是父亲的本命年，可谓“大龙”。母亲八十三，生肖属蛇，蛇是“小龙”。大年初一，我们围坐在父母身边，向龙公龙婆敬酒祝福。

两位老人身体均好。今年春节期间，听父亲说，头发不但增多，而且白发少了，黑发似乎多了。四弟说，父亲的体重以前刚过100斤，现在将近110斤。母亲虽然满头银丝，但发长且厚。母亲不无得意地说，过年前去理发铺做头发，理发师还夸她的满头长发呢。

酒过三巡，父亲已微醺，望着我们说：“又是一年过去了，我要总结三条。”

“第一条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有老汉也不妙。你们要永远记住母亲的伟大，当然记住老汉也好。”父亲说得很幽默，餐桌上一片笑声。这里要作点“翻译”：川渝方言称父亲为“老汉”，父母亲年轻时从浙江到重庆打工谋生，破石扎根已半个多世纪，虽然在家里依然满口绍兴方言，但也掺和了不少川渝方言，“老汉”即是其一。

“第二条，老四与丽莉（四弟媳）待我们真是好，我们一个月只交600元生活费，什么都包了，连电话费也不要我们交。”父母亲退休后，长期与四弟一家住在一起，吃得住得好，特别是关系融洽，二老无忧无虑，心情愉快。家在重庆的二弟、三弟他们也不时过来问寒问暖。有重庆诸弟的悉心尽孝，这使在京、沪谋生的我和小弟十分宽慰，特别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更可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事业。我的眼眶有点湿润，我们只是逢年过节回来探看父母，平时电话问候而已，而他们是一年365天，眼睛一睁，侍候到熄灯，有时夜里也要起来，多不容易啊！

“第三条，我们两位可以说是‘三好老人’：福气好，运气好，身体好。”父亲总结得太好了，围桌而坐的儿子们欢呼雀跃，频频向三好老人敬酒恭贺。

幸福是什么？幸福是一种感觉，一股暖流，一片气象。我们人人都沉浸在父母亲这两棵大树荫庇下的幸福暖流和气象中。惟愿此时此刻、此情此景、此心此意定格永恒。

虽然父母身体均好，但“养身术”却不同：父亲乐观而母亲多虑，父亲好动而母亲爱静。父亲常说，他的养身术最重要的一条是养身先养心，养心的核心是心态平和。最能体现父亲心态平和的是：报喜不报忧，心里总想着好事、开心事，不想、不想少想不开心不顺心的事。

每年辞旧迎新之际，父亲必要总结大家庭这一年的“十件大事（喜事）”，同时又向大家郑重预告新年将至的喜事。这次回来，父亲说2012年全家的喜事将有：二弟弟儿媳生育，三弟女儿结婚，四弟媳随公司出国考察，二老夏天去重庆石柱县黄水森林公园避暑……

父亲认真地统计了我们大家庭老老小小出生年月与生肖，制作了一份《全家出生年月一览表》，交由四弟媳去复印，春节分发给我们兄弟五人，每家保存一份。父亲说，想当年他与母亲到重庆，只是两个人，如今共有21人，而且眼看着快有第四代了，大家庭的人丁还会不断增多。这使父亲颇为得意：“儿孙才是最大的资产啊。”只是，统计生肖时父亲有点遗憾：现在的大家庭21人还未凑足十二生肖，尚缺猴与狗。父亲寄希望于四世同堂，以使十二生肖齐全。父亲说，老大一家在北京，老二一家在上海，老三、老四和二老在重庆，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，我们占了三个，不容易啊。这次回家，见到父亲又在忙碌一件事：要我们提供到过哪些国家，他要统计出全家老小去过全世界哪些地方。

父亲的小书房里，四处张挂着与母亲去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浙江老家旅游时的照片，孙子孙媳妇、孙女孙女婿的结婚照……墙上还挂着不知从哪个寺庙得来的劝善诗帖《不生气》。父亲虽然连小学都没毕业，但他每天必记日记。如去参观游览，则先用笔记录在小纸片上，回来后再仔细整理。所记之细，连爬过多少级石梯也都一一画清记录。

父亲凡事想得开，不自添烦恼。虽然当年退休工资很低，仅百余元，但总自言“比上不足，比下大大有余”。因而当近年退休金增加到1000多元时，就自称自己已

寄钱回来，才彻底轻松。现在父母亲的退休金加在一起已超过3000元，这对老人而言自然是一笔巨款了。父亲常说他是“运气好”，因为只有长寿才能不断增加退休金，他说他和母亲是“活着就挣钱”，而人家打工的是“挣钱才活着”。

父亲养身术的一大秘诀是长年坚持身体锻炼，每天必做一套自编的健身操，内容有：单腿站立，分别做“金鸡独立”各1500下；靠在门框前，撞后背、后腰各40下；弯腰仰头敲后背400下。这套健身操他已坚持了一二十年。父亲年轻时患过肺结核等病，进入老年却“返老还童”，他常说不知道头痛是什么感觉。正月初五这天，我们一起去合川“钓鱼城”古迹游览，父亲爬坡走路比我们几弟兄还快。我曾试着做“金鸡独立”，做到数百下就坚持不了。

父亲最爱说：“我是饿了就吃，瞌睡来了就睡。”父亲外出随身带的书包里必定装有糕点、糖果，走路饿了就吃。每天必午休，晚上超过九点半必寝。因而春节团聚，我们常常与母亲聊天到深夜，而父亲最多坐到10点就哈欠连连，回房间去了。

父亲爱上游购物，他的标准是“不买贵的，只买贱的”，但买回来的东西常常被母亲批评。四弟一再叫父亲出去不要买东西回来，但父亲总是左耳进右耳出。一来，他为自己在家无所事事吃闲饭心有不安，总想要帮家里出点力；其二，也是习惯使然，上街见到便宜货就手心痒痒，能省就省。殊不知，有时实在是好心帮倒忙。如某日父亲买回来三块豆腐，摊主的卖法是买两块一元钱，买三块一元二角。父亲就心动了，买三块不就要节约三角钱吗？于是就买了三块。但家里平时人少，吃不完这么多，结果浪费了一块豆腐。母亲给父亲算账，现在吃掉的两块豆腐每块要七角五分“高价”，父亲不服气，嘟囔道：那一块豆腐吃了不就节省了三角钱吗！

父亲好动，每天必定要出去走走。老年人享受免票，乘公交、坐地铁、逛公园一概不用花钱。父亲通常是上午9点多钟出去，午饭前回来。有时在外面看热闹过了午餐，就去小餐馆吃一碗担担面。但他最爱吃的是“豆花饭”，饭与菜全有了，还不到5元钱。《重庆晚报》每年九月初九举行重阳敬老活动，报社登广告邀请75岁以上老人重阳这天去市郊游览，还管午餐，按报名先后，额满为止。父亲已去过多次，有一次晚报记者采访了他，把他的照片登在报上。父亲兴奋异常，如同珍宝一样将剪报展示给我们看。听父亲说，晚报第一次搞重阳节活动时，他生怕报上不名，破天荒坐出租车赶去，这也是父亲惟一一次独自享受出租车。

父亲与母亲一辈子在纺织行业做工谋生，早先在老振和染织厂，以后是重庆布厂，他们亲历了布厂筹建、发展、鼎盛、改革、兼并、破产、关门的全过程。二老大半辈子都献给了布厂，因而对工厂的热爱非常人所能想象。两厂的老同事退休后每月轮流做东聚会，因而父母亲每月有两次能与老同事相聚的机会，重温老厂的记忆与旧情，是老同事们永恒的话题。但每年春节我总会听父母亲说，聚会的老同事中谁又走了，人越来越少。以前30人聚会，要过两年才轮到做东，现在十多人聚会，刚过了一年就又要做东了。

父亲的小书房里，四处张挂着与母亲去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浙江老家旅游时的照片，孙子孙媳妇、孙女孙女婿的结婚照……墙上还挂着不知从哪个寺庙得来的劝善诗帖《不生气》。父亲虽然连小学都没毕业，但他每天必记日记。如去参观游览，则先用笔记录在小纸片上，回来后再仔细整理。所记之细，连爬过多少级石梯也都一一画清记录。

父亲凡事想得开，不自添烦恼。虽然当年退休工资很低，仅百余元，但总自言“比上不足，比下大大有余”。因而当近年退休金增加到1000多元时，就自称自己已

## 关于时间的短章

□曹军庆

也有今天的时尚吗？所以，哪怕是在记忆里，我也不愿意（就像风化的墙壁一样）剥蚀祖母潜藏着的幸福感。当祖母忍着身体的痛楚和屈辱，她的内心肯定怀着感恩和幸福，这一点我从不怀疑。

但是祖母脚上的幸福从没变成现实。她缠出了一双精美绝伦的小脚，一迈步却走进了新社会。在另一个时代里，那双脚不再是美，而是丑陋，是某种邪恶的缩影和见证。

祖母不是邪恶，但她的身体却承载着邪恶的烙印。她的脚，异常刺眼地昭示着时代的伤疤，就像是这个社会肢体上腐烂的“补丁”。

这些混乱的印象充斥在我童年的脑海里。祖母古怪，甚至“不洁”，她似乎更像是“地富反坏右”。小时候，我害怕他们，却也总在有意无意间靠近和窥视他们。

我在观察祖母，让人沮丧的是，祖母比所有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女人都要体面、尊贵。我在很久之后回忆祖母，总能想到优雅。祖母是个美丽而优雅的女人，她在气质上和村子里的女人格格不入。

老家在花山镇，祖父曾开过一片庞大的屠宰铺，据说花山镇大部分的猪肉供应都来自我家肉铺。祖父那样辉煌的光阴我只过了4年。4岁时我们全家移民到陈家棚子，那是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村子。

这方面的事情我以后再写。简单点说